

矛盾的國度

愛倫堡等著



吉林書店發行

矛盾的國度

愛倫堡等著

吉林書店發行

一九四八年六月

矛盾的國度

出版：吉林書店
發行：吉林書店

一九四八年六月出版、

目錄

矛盾的國度——旅美印象的一節	愛倫堡	一
加里·杜魯門	郭爾巴托夫著	六
「自由的」美國是怎樣接待我的	哥爾尼楚克	六
美國的文化迫害	羅·萊皮斯基	三
華盛頓旅行	姚周傑譯	元
戰爭之後	付·特洛岩諾夫斯基	宅
航海記事	基里寧利	望
被揭穿了好萊塢	秋江譯	哭

矛盾的國度

愛倫堡
尊聞譯

——旅美印象的一節——

近代的哥倫布並不怎樣悠閑，而且星座機越過大西洋不過一天時間。這是一種華麗、舒適的飛機；氣壓是被這樣控制着的，甚至在很高的天空中耳朵也不至於刺痛。我們接到一些訓條，說明倘若被迫降落在海中最好是跳進橡皮船裡，對於這些指示我感覺茫然不快。

使我惶惑的是煤的指針的行動：我們飛了一整夜，但是在午前七點鐘，我們却發覺我們是在半夜裡達到美國——我們仍然遵照歐洲習慣吃早飯，而美國人却已就寢了。

我繞一離開飛機，一群伶俐的記者就來打聽我對於天國的印象。那時我能够對他們講些什麼？講海關檢查員的靈敏麼？或者講記者們的盲目呢？就明白知道有些美國記者到我國去是帶着一部早已準備好了的關於俄國的書的（有些人放在心裡，有些人塞在皮篋裡）。我並不願學他們：我要留心觀察，理解我所看見的事物。

我曾經旅行過許多地方，歐洲各處都有我的足跡。有時我以為我已經忘掉驚奇的能力了。但是到了美國我覺得有許多事物是我未曾想像過的：這裡各樣都異乎尋常——那些城市、那些鄉村、那些習俗。這裡的夏天是極熱的。但是這熱不是歐洲的熱——空氣是潮濕的，好像在溫室裡一樣，橄欖長得比李子更大，但是毫無滋味。這種人們的表情作勢用辭更多於手，而戲院觀眾表示讚賞的方法是一陣

震耳欲聾的吹嘯。

不理解美國，就不能够理解「摩登」的意義。曾經有過爲她而作的無數詩詞和論文——要歌頌她或嘲笑她都同樣容易——但是，要在一篇簡短的週刊裡論到她所留給人的那些往往顯然矛盾的印像却是困難的。在複雜的技術後面潛伏着靈魂的單簡。而在這單簡後面發生意外的複雜。

我很尊重美國文學，在今日的歐洲就難於找到赫明威（Hemingway）、法克納（Faulkner）、斯坦貝克（Steinbeck）或開爾得委（Caldwell）這些有才能的作家。我還能够舉出另外一兩個名字。

但是在他們後面却是一片駭人的空虛——那些圖畫週刊裡的故事是這樣庸俗愚蠢，甚至歐洲最挑剔的讀者也要閃避牠們的。這中間並沒有平正的一般文學——正如這裡沒有四層或五層樓房一樣。紐約的摩天樓是由於地勢使然；這大都會是建立在許多小島上的。但是在任何城市裏你都可以看見一些摩天樓聳立在幾千座單層屋中間。美國是這樣矛盾。

在阿特朗太車站裏，我驚奇於那種自動鎖，這代替了平常的行李室。塞一枚銅幣進自動機的長孔裡，你就接到一把鑰匙，用牠鎖起你自己的皮箱。我打算告訴陪我游歷的美國人：「你們知道怎樣使生活便利。」但是我還來不及開口，我的眼睛就溜見一個黑嚙的惡臭的房間，那上面標明「爲有色人種」——其中有幾個黑人和幾個黑白混血兒正在打瞌睡。在密西西比州我參觀過一個地主的家宅，其中有冷藏室，洗衣機器，精美的收音機和奇妙的通風器。地主冷淡對我說黑皮的人到底不是人！那收音機或那通風器對於這位奴隸所有者的心理發展毫無影響。

我訪問過幾個大學區，美國作了許多提高教育水準的事。我看過很好的圖書館，我看見學者們事受着怎樣周到的照顧。但是，在藤尼西州，教授們告訴我，他們被禁止傳授進化論；法律不許違犯聖經上亞丹和夏娃的神話。

在美國各個城市裏全有一種「雄獅俱樂部」：我在一個城市裏有機會在這種俱樂部裡參加過一次宴會。這是可敬的實業家們的集會；各人胸前都帶着一大塊紙條，標明他們的地位和職業——這宴會是和作生意有密切關係的。然，在客人們還未吃完擺在面前的辣醬蒸果和火腿葡萄乾之前，主席用一隻小木槌敲敲桌子，問道：「敬禮，雄獅們！」中年的實業家們都即刻起立，同聲咆哮：「哇哇！」我被駭呆了，但是有人對我解說這是會員們模仿獅吼。

不消說，這些吊帶商人們表演口技是一種天真浪漫的娛樂。但是另有一些更為駭人的場面。最近喬治亞州曾經有一次三K黨的遊行。這種公開的祕密團體份子們穿着丑角的長袍，宣誓效忠於號稱「大龍」的地方小頭目。然後他們宣誓要絞幾個黑人和要殺少數「自由思想者」。

誰都知道錢在美國是大可尊敬的东西。除了幾百個公認的宗派而外，這裡還有另一種崇拜——金元崇拜。一位藝術批評家，介紹給我一位青年藝術家，胡亂咕嚕了那姓名之後，就鄭重宣佈：「三千元……」夜總會的主持人對賓客們宣佈在座的顯要人物：一位女伶，一位參議員，和一位「戰後三倍發財」的商人。我參加過另一次集會：最初全體胡亂嚼吃雞肉，繼而一些演說家起立發表冗長的言論，接着是一位女歌人唱了一曲傷心的戀歌。再後是一位牧師來募集慈善捐款。他高聲宣佈捐款較多的人的名字：「斯密斯先生慷慨捐五百元……」全郡友好地一致喝采，同時斯密斯先生起

來，鞠躬。

然而，較少週知，就在這些伶俐的商人們近旁並存着許多純樸的夢想家和理想家，我會見過一位著名的發明家，他拒絕了為發明而得的一大筆款子，因為他恐怕因此剝奪了千百工人的每日麵包。我和一些烏托邦主義者談過話，他們厭惡忘餐，竭盡所有的錢財和精神致力於一種「世界政府」的荒唐計劃。在一個城裏，我一見過一些怪人，他們相信由於世界語的助力可以使原子彈成為無害。各處都有保障黑人權利的社團。可是每年都有一個黑人被罰坐電椅，而且每年都有美國好人抗議虐殺異族的獸行。是的，美國有金元學拜——但是也有人捐出自己的鞋子、照像機去救濟南斯拉夫的難童。

在美國有許多孩子氣的事情；他們是衝動的、好奇的、吵鬧的。美國最古老的地區則作新英格蘭。這裡各樣都是新的，各樣都是年輕的。而新奧利安的法蘭西城却保存着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房屋。在歐洲這樣房屋多到連最仔細的遊歷家也不注意。可是在奧利安這「古城」却是等於羅馬古跡比伊一樣的。這些房屋各個都成為博物院或時髦酒店。在一個悶熱的日子——幾乎是熱帶氣候——我去到那裏，但是在我所訪問的一家酒店裏正在燒着壁爐，創造「古代氛圍」。美國人們，汗流滿身，坐在壁爐旁邊喝冷水——他們願意在這古屋裡享受幾分鐘古代風味。要理解美國人是不能忘記這國家的年齡的。

這裡的人們喜歡旅遊。坐在房間裡，他們會忽然跳起來，掉換坐椅。他們欣欣然從這城搬到那城，從這州搬到那州。他們認為繼續住在老家裏的人是稀奇無比的。

再沒有比一般美國人的性情習慣和英國人的性情習慣更相反的了。英國人是彬彬有禮的，黏黏質

的；他喜歡一輩子住在他的祖父的家宅裏；他定作上好材料的衣服，打算長久穿著，倘若不到死的時候，至少也要到下屆選舉的時候。

美國人偏愛新奇。在他還沒有時間把他的家安排好之前，他已經在尋找新的家了——他盡力使他底家具陳設越簡單越好，因為他想要搬家和拋棄這一切。他從來不定作衣服。為什麼要定作呢？在任何估衣店裡他都能買到現成的廉價品，他可以穿上牠，然後拋棄牠，他願意買一件材料粗劣到不值一洗的襯衫。他尊重古玩寶玉，但是也崇尚新領帶，很鮮艷的——他愛熱鬧。

美國的歷史回溯不到幾代。牠真是新歷史。我還必須要說，美國各州教授兒童的歷史是完全不同的：在北方各州南方人被描寫為奴隸制度保守者，在南方各州北方人則被敘述為侵略者。這裏常常把應時的論題當作歷史。在早與晚之間，在一般美國人看來，那些新聞紙上的爭論似乎已經過了一整個世紀了，而且在晚間他往往不記得那天早晨使他確實煩惱的事。有一位太太對我說過：「你不要讀這小說，牠不是新的……牠是兩年前出版的呀……。」

我和愛因斯坦教授談論現在各大報紙所進行的反蘇運動。我指出一篇論文，牠把克復斯大林格勒幾乎描寫成「蘇聯帝國主義」的行動。愛因斯坦教授答道：「這種論文，是寫給早已忘記了斯大林格勒是什麼東西的那種人看的。」

然後愛因斯坦教授告訴我，非洲某種民族的故事。這種人的姓名是依從實物或自然現象而起的，譬如：「大山」、「棕櫚」或「天亮」等。當那人死了的時候，他的姓名就變為忌諱，於是必須想別的名詞來稱呼大山、棕櫚或天亮。這樣的民族顯然不能夠有什麼史蹟或傳統。

加里·杜魯門

郭爾巴托夫著

本年九月一日里約熱內盧地方來了一個人，這個人喜歡帶領結，喜歡穿比普通短二英寸左右的褲子，其餘外表再沒有甚麼特點。他有著一副蒼白的基督教徒一樣的面孔，還給『生活』雜誌的修像人添了很多的麻煩。一般人都知道：他是普通美國人中最普通的一個人，是米蘇里州人中最土的一個人。要是按身份和實際價值來接待人的話。那麼對於這位來到里約熱內盧地方的人，就沒有一個人去注意了。但是因為命運的捉弄，這個小小軀幹的人，竟變為美國的大總統，因此里約熱內盧地方的居民狂喜的不得了。儀仗隊的音樂響了，大街上彩花和紙片紛飛。各大建築物上懸掛着美國大總統杜魯門和巴西大總統杜特拉的大型的尊像，他們的尊像掛在一起並現出微笑的樣子。如果回想一下杜魯門在不久前曾喜歡自稱為羅斯福大總統的好學生和杜特拉受勳於希特勒及莫索里尼的情況時，這是特別令人感動的。

九月二日杜特拉總統領杜魯門總統出席泛大會議，杜魯門好像鄉村牧師似的支支吾吾的念起演說詞來。這個演說詞照例是由科拉科·克里佛爾德給他寫的。在演詞中，杜魯門解釋了他的『政綱』，他說他對戰後的世界及歐洲情況是不滿意的。若說希臘還能給他點安慰，可是新民主各國却使他惶惑不安了。他對蘇聯發表了某些攻擊的言論（雖然並未指出蘇聯的名字），給如邱吉爾所放的空砲，他

說：「美國決意維持其軍事的實力。」

二

但是這個帝國主義的新傳教者，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呢？美國人很喜歡說：在他們的民主國家裡，每個人都可以當大總統，當大總統並不需要學位和美金，只要有治國的才能就可以，可是杜魯門藉那一種才能當了大總統呢？如此軀幹短小而又腐敗的米蘇里州人，究竟有甚麼才能？他爲什麼能超越千百萬同胞之上，而獨處於白宮呢？

杜魯門一八八四年生於農家，在學校時他也未顯出特別才能，但是很勤敏還能循規蹈矩，品行端正可稱模範，他常常戴着眼鏡，原是一個很穩重的孩子，不是一個「托木索依也爾」，而是一個很規矩的很有教育的單純的「席德」。

中學畢業以後，他想入維斯特堡軍官學校，但是因爲目力不佳，未能考入。

他少年時代擅長風琴，但是因爲音樂才能不足，思考力缺乏，以致未能成爲音樂家。

於是他便在銀行充當書記，每星期領到二十五塊美金的薪俸，他很滿意自己的命運，常認爲：那是他一生最幸運的時期，並未有什麼奢望。

一九一七年四月他被徵入伍，在兵役中他也沒有表現出任何勇敢有爲的長處，也不過是一個安分守己的砲兵上尉而已。

退伍後歸家結婚，在薩爾斯城開了一個布疋雜貨店，這種事業，他有點不能勝任，以致倒閉，把他自己和他人的本錢全盤賠去了。經過十三年以後，他纔把債務還清。

在商業方面失敗以後，他就決定在政治上活動以圖幸運。

據說，一九二二年他是厄克魯克斯克蘭的會員，但是他現在堅決否認這個事情，據確實消息他入過麻遜敦，同時他是一個民主人士。

堪薩斯城內民主黨的主人是托木·偏德爾喀士特，不用說，是一個很顯要的人，他能左右選舉，他曾指揮過本黨的選舉機構，這個選舉機構在歷史上，是最賄賂公行的，他能使鬼神給他投票，很久以前死去的人和地球上根本未生存過的人，他都列入選舉人名單內，當然這些人悉遵照他的意旨來投票。在選舉裡一個黨得到勝利以後，一個州裡的政府官吏，由州長至郵政局分局長全部更換。此類職務咸操在托木的手裡。托木賣官鬻爵，委任州長，上院議員和推事，杜魯門也奔走於托木門下。

如果沒有托木，偏德爾喀斯特，杜魯門無論何時也不能升官晉級，托木·偏德爾喀斯特先委了他一個小差事，派他為道路監察員，每日薪金五圓美金，下過雨以後，杜魯門用機器去清除道路上的泥土，嗣後托木選他為澤克遜伯爵地方的推事。

杜魯門擔任此職八年以後，請求托木派他一個收入較多的職務。他打算充當收稅官，但是托木是很幽默的，他決定叫杜魯門當上院的議員。

托木說：「我願意表示我的意見：就是如果我們的機構整頓的很好，我們可以派一個夫役到上院當議員的。」

托木的機構到底是整頓好了，一九三四年在托木監督下，杜魯門在三個選區內，獲得了四〇、八一二張票，因以中選。這個夫役就入了上院。從那時起美國全國人民就稱杜魯門為托木的「夫役」了。

十年以後，這次選舉的事實才暴露出來，據調查的結果，杜魯門獲得四萬張票，那個選區僅有二萬五千人有選舉權，一萬五千人是在托木的神鬼，但是托木很早就躺在墳墓裡了。而杜魯門却安然地居在白宮裡，杜魯門入院以後一味盲目地服從着托木的命令，他不輕於說話，他在上院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沉默。三年以來沒有一個人聽他說過話，僅在袒護托木的時候，他才發了言。那時他的主人托木因為貧困，公然作出違法行為，囚之被囚在獄中，杜魯門盡其全力為他主子帮忙。

一九四二年戰爭的時候，這個大役已沒有主人，神鬼也再不能為他投票了，他面臨着失敗的危險。那時他才覺悟自己是渺小無力，以可憐的樣子向四方瞻望，尋找新的主子，而且終於找到了，這個新主子是勞別特·亨聶根，他是米蘇里州一個警察的兒子，他的名譽很不好，人們都把他叫做「一個最後信用的政治團體裡的最沒有信用的主人」。

亨聶根成了杜魯門的主人，他唆使杜魯門的兩個對手互相競爭，以分散其選票，幫助杜魯門重入上院。杜魯門獲得了極微的票數。

杜魯門重入上院後當即感謝他的主人，並違背着輿論委他為聖路易州的徵稅官。亨聶根被提升的很快，數年後，他竟成為民主黨州議員官的主席兼祕書而有力的「塔馬尼·豪勃」總統促成會領導人。這個主人在選舉杜魯門為副總統上會起着決定的作用。

這個小夫役的經歷就是這樣：對於主子的馴從——就是治國的才能——杜魯門委實具有這種才能。他的唯命是從，阿諛逢迎，永遠準備忠實服務，並能使華爾街的主子開心的本領，終於使這個小小的米蘇里州人晉到了白宮。

一九四四年七月民主黨代表大會上，爆發了極激烈競選鬭爭。總統候選人爲羅斯福這是毫無疑義的，爭論不決的問題就是誰可以作副總統候選人。

以羅斯福爲首的進步陣營和以南方民主黨爲首的反動陣營互相對立起來。反動派要求重新審查羅斯福的經濟綱領，廢除物價管制並承認白種人的優越地位和南方各州的特權。他們的候選人爲貝納斯，進步陣營的候選人爲華萊士，羅斯福則支持華萊士。

但，華萊士對於反動民主派是絕對不能相容的，而反動派主角貝納斯對於羅斯福及其陣營也是不能相容的。

民主黨面臨着分裂的威脅，兩方面的候選人，是極顯明而確定的。必須尋求一種折中的最好是帶什麼彩色的人來做副總統候選人。於是亨森根便想起了「小夫役」，並把他推薦出來。

杜魯門似乎是一個合適的人才，其實不然，他是一個標準的和事老，他生於南北交界的米蘇里州。當選以後，杜魯門立刻給他年邁的母親打電話。他母親說「加里！你應當成爲一個好孩子。」於是他便盡力的想成爲好孩子，他「順着潮流」而行。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照美國人的說法，羅斯福總統「像一匹視着車的馬」忽然逝世了，總統的遺缺自然輪到澤克遜的小推事杜魯門身上。

他同他的胖太太和女兒站在白宮裡顯着惴惴不安的樣子，全世界人都帶着一種好奇與期待的眼光

注視着他。

他將作什麼？將把船駛向何方？

大總統的餘蔭籠罩着他。進步的美國希望他能保持這種餘蔭的真實性；希望他繼承羅斯福的遺教，而對羅斯福表示忠誠。

但反動派却表現着完全不同的希望。紐約泰晤士報用大字登載『政策將向右轉，米蘇里人將縮小羅斯福的計劃』。杜魯門自己對自己的立場是這樣確定的：『稍偏於左。』而別爾丁那克斯却立即予以糾正謂：『稍偏於右。』

華爾街的老闆對於此類聲明竊笑不已，他們說得杜魯門將採取的方針，也就是他們所指示給他的方針。

杜魯門初到白宮的時候，如同渡蜜月一樣，美國人對他是非常客氣。其實他並無罪過。他之所以當總統只不過是偶然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並不是天神，也沒有什麼可期待於他的。他的善於逢迎的才能引起了美國人的信服，他們喜歡他的謙恭態度，每個布疋雜貨店的主人關上門後很滿意的想着，如果有時間他也能當當總統，也不次於白宮裡那個布疋雜貨店的主人，最低限度他還沒有遭受過破產。

但是這個小夫役竟衝昏了頭腦，開始胡作妄為起來了。他保持了很長久的沉默以後，現在竟起了一種在新聞記者會議席上發言的慾望——這真是失慎了，他讓某些不良的米蘇里人把自己包圍了——這是別人所不喜歡的。很快他又依從貝納斯、范登堡的意見歡悅的接待了胡佛——這件事使民主人士大為震驚。在波茨坦會議上，他像小學生一樣怯懦的覬覦貝納斯，這是很可笑的。忽然他拋開一切事

務，周遊起美國來了。他充分滿足了自己愛攝影的嗜好。訪員曾報告過，他訪問過多少朋友，輸了幾
次撲克牌，怎樣的魚——這是實在輕率的舉動。

蜜月過完了，客氣止息了，雲霧也散了——總統也現原形了，康豐氏曾敘述杜魯門的歷史說：「
杜魯門曾幾次被人嘲罵，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歷屆總統中沒有的。」

紐約報記者登載「朗格·愛林達」州鐵路員工的聲明說：「此地就是舉杜魯門當公共廁所管理員
也無人贊成。」

比里勞支喊道：「如果白宮需要一個喜劇優伶，也應當要一個有才能的。」

威特尼說過「以豬鬃馬能織出絲錢包，普通辦事員怎能做總統呢？」

後來在十一月選舉大會上，民主黨竟建議杜魯門對於黨的候選人不要發言，以免情勢的惡化。杜
魯門真是原形畢露了。

那個權威者偶然伸手支援他，大概他還是一個有用的人，因為他唯命是從又善於逢迎真是方便極
了。但是不能使他任意而行，他也不能這樣做。頂好是直接指導他，這樣小小的米蘇里人就找到了自
己偉大的主人。

四

對於華爾街的權威者，杜魯門是他們需要的人，因為他是在各方面極方便的總統，他是沒有彩色
的，能把他染成任何顏色，這是最好不過的。所以反動派立刻把他染成自己的彩色——黑色。他不是

一個像羅斯福樣的戰鬪家，演說家，思想家。這是最好不過的了。讓范登堡、貝納斯、大費士、胡佛等人去領導他，讓克里佛蘭領導他，他為演說家。克里佛蘭是一個有着淺薄的才氣和女權似的眼睛的青年。讓甘迺迪大總統念念不忘的是、這樣，杜魯門總統成了美國主義的小冊子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將援助希土方案送交國。范登堡立即稱之為最重要的國家政策和美國對全世界的新政策。

美國主義還露出了他的犬牙。戰爭雖然使美國實業家們獲得了空前的利潤，但是他們並未滿足。戰爭僅只提高了他們的貪婪，同時戰爭也給與他們許多的束縛及義務，當時大總統是羅斯福。現在華爾街極須擺脫一切束縛並想迴避一切責任。杜魯門很順從的滿足了華爾街的慾望。當他才到白宮的時候，他曾鄭重宣誓忠實於羅斯福的方針。但是結果却完全撕毀了他的方針。他曾發表諾言，要保持羅斯福的內閣。但是他却把他的閣員們趕跑了。羅斯福的基本政策是戰爭和平，而杜魯門却是戰爭煽動者。那吉爾不給戰勝活著的羅斯福，但是他「戰勝了」杜魯門。一、二四年以前，美國大總統門羅宣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當時門羅主義的意義就是防衛美洲不受歐洲人的侵略。現在華爾街藉着杜魯門的口宣佈了一種新的主義：就是「不偏不倚」，全世界都是美洲人的。『這是向全世界侵略的政策。』

華爾街的無底洞是填不滿的。在政治舞台出現很多軍人的事實，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金元披上了軍裝，國家機構開始軍國主義化了。將軍們也做了外交官。馬歇爾將軍成了美國的國務卿，麥克阿瑟將軍統轄着日本，魏德邁將軍赴中國「恢復秩序」，在西歐方面克萊將軍也做了主人翁。